

柔肩挑重担

——农村部分留守妇女生活状况调查

本报记者 周 朗 邓晓霞 李 鹤

记者调查

8月中旬,立秋已过,暑气未退。河北魏县魏城镇东南温村。50岁的闫玉琴正在家里照看着未满周岁的大孙子。孩子待不住,一会儿要下地,一会儿又要抱,闫玉琴累得汗流浃背。两个儿媳去卫生站给刚满月的小孙子打疫苗了。“我老伴在武安市打工,两个儿子在北京当保安,他们爷儿仁每到年底才回来。两个儿媳生孩子时,男人都没有回来,怕回来工作丢了。家里活儿,我们娘儿仁互相帮衬一起干。”闫玉琴说。

在东南温村,闫玉琴这样的留守妇女有百十户,占全村493户的1/5。

这在魏县各行政村十分普遍。魏县是农业大县,全县总人口83万,农业人口占91.7%,农村富余劳力比较多。据介绍,魏县去年劳务输出26.2万人次,占农村劳动力的60%以上,劳务纯收入占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的55%。外出打工的男劳力占70%以上,全县约有10万留守妇女。

魏县的情况在全国有代表性。据统计,我国目前约有1.26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其中70%是男性;外出者中,81.7%为已婚,约有两成农村家庭因“丈夫外出打工”而两地分居。农村留守妇女正成为日益庞大的一个群体,“男工女耕”在一些农村已成为普遍现象。这些留守妇女用柔弱的肩膀默默挑起生活重担的同时,还忍受着夫妻长期分居带来的情感上的孤单寂寞。她们坚强、隐忍的背后,饱含着浓浓的辛酸。

妇女顶起多半天

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但在农村许多地方,留守妇女顶起了多半天,为了丈夫能在外多挣钱,她们默默付出着

44岁的朱建春是江苏灌云县穆圩乡杨荡村人。腼腆爱笑的她,肩上“扛”着4个孩子,两位老人,还有十几亩庄稼。她丈夫是较早一批外出打工的,做建筑工人十几年,全国各地到处跑。结婚22年,有一大半时间,都是她一个人在撑着这个家。朱建春一身病,“好多活应该雇人干,可舍不得钱。家里一个女儿在南京读大专,小儿子在读高中,都是最费钱的时候。”小学没读完的她,希望孩子都能读书,将来有出息,即使再累,也咬牙挺着。

“在农村,所到处看见的都是女人在干农活。过去麦收时男人还回来帮着收,现在实现了机械化,男人们都不回来了。”河南商水县妇联主席说,“农村妇女都很吃苦耐劳,她们也愿意让丈夫出去打工。在家守着地,收入根本不够用。”

“原来男人干的活,现在都由女人代替了。”河南兰考县闫楼乡大李东村王梅说,她丈夫在江苏南通打工5年了,家里的板材加工厂是她自己在经营。王梅很能干,在她的操作下,板材厂由原来的亏损到现在一年能挣十多万,还吸纳了周边的十几名留守妇女在厂里就业。

54岁的李云是河南漯河市拐张村村民,家里5口人,两个儿子参军了,丈夫在江苏盐城打工,月收入千把块,只剩她在家种地、照顾87岁的老公公。“你丈夫这么大岁数,还去外面打工?”面对疑问,她无奈地回答:“孩子以后结婚要花不少钱呢,家里还有个老人,不干不中啊。”家里种了8亩地,还养了6头猪。李云爱干净,每天要清三遍猪圈。有空时她会去村上的香菇种植基地打散工,扎一天袋子挣一二十块钱。“累也累,习惯了。”李云笑着说。

河北魏县仕望集乡张街村杜瑞英35

岁,一儿一女,小儿子才4周岁。“我和公婆一起住,公公瘫痪两年了。丈夫出去打工六七年了,每年底回来一次。这么多年,我没有去看过他,没时间呀。我每天早晨4点就起床,忙着做凉皮,喂兔子,照顾孩子起床吃饭上学,照顾老人洗漱吃饭,然后推车出去吆喝卖凉皮,再回来做饭、伺候老小……还要种地,我家有6亩地……反正要一直忙到天黑。”

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崔郁介绍说,“随着大量男子外出务工经商,农村妇女由过去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变成了‘妇女顶起多半天’,农村妇女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在她们身上秉承了中国女性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她们既要从事农业生产,还要赡养老人、教育孩子。”多数妇女表示,“在家累是累,但能承受得了”。不少留守妇女表示,丈夫回来当然自己可以轻松些,但“他回来就少挣一份钱”。

将思念埋藏心里

一年甚至几年回来一次,一个月或者更久打一次电话,留守妇女忍受着两地分居的情感折磨,在心里思念着远方的丈夫

由于经济和交通的限制,加上家里事多走不开,留守妇女很少会进城探望丈夫,而农民工也没有探亲假,一般一年才回来一次,呆上几天就走,有的甚至几年都没回过家,留守妇女忍受着“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

留守妇女与丈夫沟通的主要方式是打电话。穆圩乡朱桥村的邹金美,38岁。她有一条漂亮的小黄狗,她走到哪儿,小狗就跟到哪儿。金美只有一个儿子,高中毕业后去了泰州打工。公婆身体都很好,不用她照顾,她的主要任务是看好家里的20亩地。她骄傲地说,丈夫在常州一家私人锅炉厂工作,一个月赚三四千元。她也想出去,可是家里的地不能荒了啊。手机是她离不开的,每天都得跟丈夫通上几次电话。白天没事的话,她就跟同村年纪相仿的姐妹一起打牌。晚上,电视陪她,还有那只小黄狗。

张街村的张丽平26岁,与丈夫青梅竹马,结婚4年,儿子3周岁。“丈夫半年多没回来了,是想,每天都要和他通个话才放心。虽然他在石家庄打工,离家不算远,但是也没有去看过,家里的老人、孩子和那几窝雏鸡都离不开人。”张丽平羞涩地笑着说。

东南温村的嵩淑芳,今年35岁,丈夫在外干装修三四年了,每年回来一次。她说:“有事才给他打电话,没事一个月也不一定通次话,还要花电话费。”问她“想丈夫吗?”她先是不好意思地笑笑:“只希望他能自己照顾自己。”随即忍不住流下眼泪。同村45岁的刘秀芬,丈夫在北京一个建筑队打工五六年了,三个孩子也都在外地打工,“现在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也挺寂寞,好几间房子都空着,到年底他们都回来就热闹了,可也热闹不了几天。”刘秀芬说,丈夫出去能多挣些钱,过去家里是土坯房,都是靠丈夫出去打工挣了钱才盖了砖房。

魏县妇联副主席李瑞雪说,留守妇女非常辛苦,思念老公是肯定的,但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她们只能把思念藏在心里,支持丈夫外出打工。兰考县汴营村的汪爱枝说,“想也想,可家里需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他在外多挣点钱,我在家把老人、孩子照顾好,感情这东西,忙起来就忘了。”

“一方面思念和担心丈夫,另一方面,种种原因又不得不放丈夫出去赚钱养家,这让她们陷入了很深的矛盾之中。”灌云县妇联主席杜友娟说。



农忙时节,重庆市荣昌县峰高镇凤凰村的留守妇女在为长势良好的秧苗除草管护。

朱芸锋摄

维权服务需加强

夫妻长期分居,对留守妇女的家庭、婚姻产生了一定影响,某些地方也发生了针对留守妇女的人身、财产侵害,留守妇女在心理上有很大的不安全感,维权服务需加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宓小雄说,有些留守家庭夫妻分居几年甚至十几年,有的一两年才见一面,这对他们的夫妻关系有很大影响。外出打工者多是青壮年人,正是婚姻关系不稳定期和性需求的活跃期,长期分居会影响婚姻质量和家庭稳定。全国妇联2006年所做的《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调查》也提醒社会“应关注这一新的两地分居现象的影响”。

聚少离多,沟通不便,引发一些留守妇女家庭婚姻危机。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侯志明说,不少留守妇女担心丈夫进城后学坏,有很强的不安全感。电话中只会问丈夫吃得住得好不好,一说就是家里琐事,而丈夫在城里眼界宽了,形成反差,夫妻之间容易闹矛盾,生怀疑,导致离婚率上升。魏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资料显示,2003年以前,全县农村协议离婚每年不超过100对,2004年以后逐年增加。2004年124对,2005年236对,2006年291对,2007年400对,2008年统计到8月19日,已经有289对。“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留守妇女的婚姻纠纷也在增多,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李瑞雪说。

同时,由于家里没有男人,留守妇女往往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尤其在一些边远地区,针对留守妇女的人身、财产侵害比较多。

性骚扰是其中之一。“农村都是独门独院,相对闭塞,发生性骚扰很难被发现取证。农村闲话多,女性处于被动地位,常常受了欺负却不敢或不能声张。”杜友娟说,县妇联每年都能收到几起类似投诉。“去年,我就接到过一个妇女打来的求助电话,说隔壁一个游手好闲的男子半夜翻墙到她家要跟她好,还威胁她如果不从就散播谣言说她不正经勾引别人。我给她出主意,‘一定要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要勇敢,可以准备一把刀作为

防身武器’。她按照我说的做,最终让那个怀有不良企图的人知难而退。”

调查显示,农村性侵害案件中70%的受害者是留守妇女。而受害妇女由于怕丢面子,怕影响不好,很少去报案。今年4月,云南某地发生了一起现实版“西门庆”事件,由于大多数男人外出打工,村里一男子近10年来对身边10余名留守妇女为所欲为,最后被村民乱棒打死。虽经法院一审审理,主犯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但一些社会有识之士认为,此事反映出农村留守妇女在人身安全、生理和心理需求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双方长期分居容易对感情产生影响,一些男方在外有第三者,女方却毫不知情。农村没有太多财产,女方又很难了解男方在城里的收入、财产状况,一旦离婚,女方可能什么都得不到,财产权容易受到损害。”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副主任李莹说,“农村妇女法律意识弱,遇到侵害时,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而寻求帮助时渠道不够畅通,也是一个问题。”

“妇联是联系妇女的群众组织,主要职能是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很多留守妇女受到侵害时,会第一个想到妇联。”崔郁说,“农村妇女的权益实现程度,不仅关系着她们自身的发展,更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妇联组织将继续为妇女提供便利、快捷的维权服务。”如魏县妇联在乡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引导留守妇女合理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联合司法部门成立“妇女法律援助站”,为留守妇女的维权提供帮助。

要自强也要帮扶

城乡二元体制是形成留守妇女现象的根源;社会对留守妇女要给予关爱,各级政府要帮助她们解决实际困难

宓小雄认为,留守妇女现象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农村妇女主观上并不愿意分居,很多农村家庭尝试过举家外出,可一旦生了孩子,他们微薄的收入没办法在城市维持三口之家,最后基本是女方带孩子回农村。在现有条件下,全

社会应加大对留守妇女问题的关注,给予留守妇女更多人性化的关怀。如让农民工每年有一两次返乡、免费探亲的机会,或者为留守妇女到城里探望丈夫提供方便,比如,现在已有一些用人单位设立“夫妻房”。

崔郁认为,政府应加大对留守妇女的扶持力度,强化对她们的技能培训,提高其素质。“农村妇女文化素质低,处于弱势,只有加强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培训,才能提高自身素质,才有提高自身地位的条件。”

留守妇女现象已经引起一些地方的重视,并对留守妇女采取了一些关爱措施。

河南、河北两省都采取政府补贴的方法,帮助农民建沼气池,把妇女从烟熏火燎中解放出来。河南省妇联实施了巾帼科技星火工程,免费对农村妇女进行实用技术培训,扶持了香菇、葡萄种植及养殖、板材加工等项目,使一大批农村留守妇女实现就地就业。杜友娟说,“我们的目标是让在家留守的妇女有事做。灌云县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农产品加工、服装、包装、电子、食品等,让留守妇女能够在家门口务工,同时也吸引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也大大减轻了留守妇女的劳动强度。

留守妇女的思想正逐渐发生变化,更加独立、自主。商水县练集镇薛村支书说,“原来农村妇女传统思想认为在家带好孩子就行了,经过引导,她们逐渐认识到,女人也能做成事。”镇上几名留守妇女自满滴说,“现在农村都比着挣钱。女人有本事了,男人不敢欺负。俺们有的挣得比男人还多呢。谁说女子不如男!”练集镇多个村成立了妇女协会,组织了成人夜校、文艺宣传队等,教妇女学文化、学科技,在文化大院里唱歌、跳舞,大大丰富了留守妇女的文化生活。“累了,烦了,到协会找姐妹们聊聊,说说笑笑就没事了”。农忙时,留守妇女家里缺人手,各村便组织帮扶队给她们帮忙。

“在解决留守妇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时,一方面要帮助她们树立主体意识,鼓励她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女性扶持力度,确保她们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实现她们的自身价值。”崔郁说。

采访札记

夏末秋初,记者走入农村几个普通村庄,看到的多是妇女、老人和小孩,很难见到青壮年男劳力。这是打工经济兴起的形势下,农村社会的一个侧影。我们不禁把目光聚焦在守望家园的这些留守妇女身上——由于男人外出务工,这些被家庭、土地牵绊在家的妇女,成为家里的顶梁柱,肩负着耕田种地、照顾老小、建设新农村的多重责任。独守家园,她们品味着什么样的酸甜苦辣?重负在身,她们怎样用柔弱的肩头挑起生活的担子?她们在担心什么,困惑什么,又在渴盼什么?我们希望通过采访,还原这些可爱、可敬的女性真实的生活面貌。

接触了数十个留守妇女,留给

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她们的朴实善良、勤劳坚强,富有牺牲精神。几乎所有的生产和家务劳动一肩挑,还要操心

老老小小的衣食住行,累得不行,她们也不叫苦,只是轻轻一笑,“能承受得了”。

虽说机械化和农业科技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她们的劳动强度,但她们不肯闲着,有空时还要去找活干,挣点钱贴家用。“农村人都是这样。”她们很朴实。

她们的坚强有时让人心酸。与丈夫两地分居,相思难见,但“挣钱是第一位的”,为了家里过得更好,她们把这份想念藏在心底。“不是不想,可盖房、孩子读书都需要钱,要趁年轻多攒点”,她们说。“忙起来没时间想”,她们嘴上说,却难掩眼中深深的落寞。与一位专家谈留守妇女问题,他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农村妇女最担心的并不是情感问题,她们最需要解决的是养老、医疗、社会保障,基本温饱解决了,才会关心情感问题。

欣喜的是,我们也看到了她们的进步。她们越来越自信、自立,不再只会依赖男人。她们对技术、文化的渴求越来越强,“最盼的是找个项目,找个致富的门路”。她们关心村委会选举、关心环境治理,她们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是,对这一群体,社会还缺乏足够的关注,对留守妇女的系统研究基本处于空白。全国妇联《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调查》中指出,农村家庭中的两地分居状况,不但可能影响到农村劳动人口的性别结构,也会影响到农村家庭的婚姻生活质量。我们应给予农民工家庭更多人性的关怀,比如为农民工建设廉租房、“夫妻房”,给予农民工探亲假,让他们能多团聚、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给予留守妇女更多的温暖、关爱、帮扶和政策支持,引导她们更加自主、自强。

留守妇女,农民工背后的一个巨大群体,默默地为新农村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她们的苦,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她们的痛,需要全社会共同抚慰;她们的进步,更需要全社会共同推动。

责任编辑:周 朗

电话:(010)65368729

传真:(010)65368744

电子信箱:caiban3@pd.people.com.cn

欢迎读者发送手机短信至

10657502032531

关注留守妇女

邓晓霞

守望铃声

一路路烟尘。望着那辆车的背影,我松了一口气。心慌意乱,干活也没有效率,本来一下午能干完的话,只干了一半。6点半,该回去给孩子做饭了。回家以后我也没心思做饭。到家再拨,还是关机。我心急如焚,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后悔没有留下老孙(包工头)的电话,要不然现在可以通过他了解老公的情况;我埋怨自己是个粗心的妻子,老公出去打工几个月了,连他具体在哪儿上班都不清楚……

此时,我肠子都悔青了。我自责平时对他关心太少,总埋怨他没本事,挣的钱不够花。他在家时,我们总为缺钱

斗气,互相指责。想一想,我真是有点过分,他为了多挣点钱,让我和孩子过得好一点才外出打工,难道他不知道家里舒服吗?他偶尔回家,我却动不动冷脸相对,我真后悔这样对待他!他本来是个乐观的人,现在却被我折磨得脸上写满了忧郁。

想着,急着,时间已到7点半,他手机还是关着。我觉得自己要崩溃了,有一种想放声大哭的感觉。本来以为自己对他已经没有感情了,现在却发现,在一起生活了七八年,爱情、友情已变成了亲情——他是我最亲的人,我对他有爱、有牵挂、有担心,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他。

8点05分,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是他打来的,他说因为没钱了手机自动关机,刚刚充了值。

我放心了。挂机后,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深呼吸,对自己说:“从今后,我要给他更多的体贴和关心。”

甘肃酒泉市肃州区银达镇 王 红

六成农村妇女和丈夫一起创造家庭收入

全国妇联10省、50县市区、100个村万名农村妇女问卷调查样本显示:

年龄分布:50岁以下占90.5%

受教育状况:初中50.6%,小学25.9%,高中及中专16.1%

婚姻状况:已婚占94.2%

61.3%的农村妇女和丈夫一起创造家庭收入,60%以上的妇女有幸福感,

78.6%的妇女参加村委会选举投票,35.9%的妇女有打工经历,

24.5%的妇女有创业的意识 and 需求,38.3%的妇女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环境

最担心的事:家里有人生病

有了钱最想做的事:盖房子和支付子女教育费

闲暇时间最要做的事:看电视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调查》

